

印度现代短篇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印度现代短篇小说集

黄宝生 倪培耕 周志宽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印度现代短篇小说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42,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7

1978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8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2535 定 价 0.67 元

前 言

印度是我国西南部邻邦，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古代文化。十六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开始侵入印度。十九世纪中期，印度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印度人民经过持久和英勇的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七年获得民族独立。但独立后执政的国大党是个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的政党。它在实行企业“国有化”的幌子下，依赖外资和外援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使印度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依附日益加深。它宣布实行的所谓“土地改革”只是一个骗局，全国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五依然集中在少数地主和富农手中。为了维护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反动统治，国大党政府还一贯残酷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因此，印度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掠夺，过着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尤其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印度至今还存在着几千万“不可接触的贱民”，他们处在社会的最低层，加上“种姓制度”的迫害，世代代受奴役、受歧视，毫无权利可言。

印度独立后的这种政治经济状况在印度文学作品中是有所反映的。我们编选的这部《印度现代短篇小说集》里面的作品都是从印度六、七十年代出版的各种短篇小说集和文学杂志中选译的。这些作品反映了印度工人、农民、贱民、小职

员，也就是说，占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人在一小撮剥削阶级的压榨下，在饥饿和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饱尝了人间的痛苦和屈辱。其中有的作品还突出表现了印度工人、农民不甘心当牛马，奋起斗争，遭到统治阶级的虐杀和镇压。也有一些作品尖锐地揭露了印度官场的黑暗腐败，贪赃枉法，贿赂成风。因此，这些作品将有助于我们对印度现代文学情况和印度社会情况的了解和研究。

印度是个多语言国家，文学语言有十五种之多。这部短篇小说集是根据印地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翻译的。其中《大地还在旋转》、《证词》、《慢慢地死去》、《贱民服务者》、《土地啊土地》、《普拉罗姆的灵魂》是根据印地语原文翻译的；《片刻的永恒》是根据英语原文翻译的；《胜利的花环》（马拉雅拉姆语）、《马得金的故事》（马拉雅拉姆语）、《大衣和人》（旁遮普语）、《喂，请逮捕我吧》（马拉提语）、《律师》（泰米尔语）、《坟墓》（阿萨姆语）是根据印地语转译的；《水蛭》（印地语）、《提升》（印地语）、《在好人中间》（印地语）、《贬值》（孟加拉语）是根据英语转译的。

译者

一九七七年七月

目 次

水蛭.....	阿默尔甘特 (1)
胜利的花环.....	古鲁珀·纳伽伐利 (16)
大地还在旋转.....	毗湿奴·普拉帕格尔 (27)
马得金的故事.....	德克什·希瓦巽格尔·比莱 (36)
土地啊土地.....	希芒舒·乔希 (48)
证词.....	吉丹德尔·帕迪雅 (59)
慢慢地死去.....	约根德纳·达德 (76)
贱民服务者.....	默杜格尔·辛赫 (84)
在好人中间.....	帕尼希伐尔·纳特·雷努 (98)
提升.....	比夏姆·沙赫尼 (114)
贬值.....	桑多斯·古马尔·高斯 (125)
大衣和人.....	纳瓦台迦 (154)
普拉罗姆的灵魂.....	赫利·香柯尔·帕勒沙依 (164)
喂, 请逮捕我吧.....	利默耶 (171)
律师.....	斯里楞根·纳尔辛亨 (182)
坟墓.....	帕文德尔纳特·夏依吉亚 (191)
片刻的永恒.....	巴巴尼·巴德恰利耶 (203)

水 蛭

阿默尔甘特

一天清早，我上市场买菜，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希夫纳特先生家对面有一堆倒塌了的建筑物废墟，他躺在那里的柠檬树下，又瘦又黑，系着一条脏围裤。看上去，他好象是夜间从天上掉下来的，跌得失去了知觉。或许，他可能是南方来的一个游方僧，迷了路，在这个废墟借宿。他躺在那里，呼哧呼哧喘着气，仿佛在专心致志操练瑜珈^①的“调息”动作。

后来，又偶尔遇上他一、两次。我看到他象木偶一样笨拙地穿过马路，或在这家、那家门前晃悠，或就坐在路边喘息。我对他一无所知，也没有这份好奇心。但是，一个偶然事件使他突然引起了大家注意，使他在很长一段日子里留下了好名声。

这事大约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后。晚饭后将近十一点，我搬到屋外来睡。三月之夜，天黑风大，路边的尘土常常飞扬而上，掠过我的身体，使我笼罩在尘雾之中。我刚刚感到有点睡意，一阵“打，打！”的喊叫声惊醒了我。

四周黑乎乎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想继续入睡，但睡意

^① 原义是“控制”，引伸义就是“静坐沉思”。

全没了。喧闹声来自希夫纳特先生家的方向，而且越来越高。我摸索着穿上拖鞋，朝他家走去。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希夫纳特家门外聚着一大堆人。还有许多人正揉着睡眼闻声赶来。我侧着身子穿过人群，突然感到大吃一惊：我看见一个乞丐，就是那个废墟的宿客，被希夫纳特先生的儿子勒柯比尔在背后拧着胳膊。还有两三个人眼露凶光，从四面推他，劈劈啪啪地狠命打他。希夫纳特先生和其他人站在旁边看着，眼中冒着火。

乞丐是个矮个子，双颊干瘪，两眼深陷，肋骨象劈开的竹子栉次鳞比，肚子象土罐鼓得圆圆。在毒打下，他嚎叫着：“行行好吧，行行好吧，我是槟榔种姓，槟榔种姓^①……”

希夫纳特先生走近我。“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小偷，一个恶棍。”他大声对我这么说，是想叫我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我们只看外表，动不动就产生同情心。我们应该为此受到惩罚。一看到他们的穷相，我们的心就软了。我们施舍起来毫不吝惜，米饭、蔬菜、炒豆，手头上有什么就给什么。但他们还是诓骗我们。你一定也见过这个坏蛋。他看上去好象几个月没吃过一口饭。谁能想到他原来是这么一个无赖，一个忘恩负义的狗杂种！”

他对这个乞丐咆哮道：“你这个畜生，你把沙丽藏到哪儿去了？把它交出来，快！否则我要把你打得让你去见你家的老祖宗。”

希夫纳特先生的嗓子都嚷得嘶哑了，不得不歇口气。打

^① 印度低级种姓之一，专事种植和贩卖槟榔。

的人也停下了手。但是，受到他大声的煽动，罗摩·密斯尔先生的浪荡的大力士儿子蹿了出来，他脱下鞋子，又开始痛打这个乞丐。

缓过了一口气，希夫纳特先生又开始说道：“上星期，我一直这一带看到他，象一条饿狗，到处伸着鼻子找东西吃。我的妻子可怜他，给了他一些吃的。开了这个头，他就天天来了。这倒没有什么。由于我们仁慈，有两三个乞丐天天绕着我家的屋子转。我们给他们吃的，受到他们的祝福。这个坏蛋也在我们家做点零活，一天两顿饭给他吃得饱饱的。谁料到他今天会偷走一条新沙丽！”他恨得咬牙切齿，瞪着这个乞丐。他的愤怒的目光扫过人群，也落到我的身上。如果他做得到，他简直想连皮带骨，一口吞下这个乞丐。

“你能肯定他偷了沙丽吗？”我想安慰他。

“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我感到很惊讶。”他生气地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能够一眼看出，他就不是一个贼了。我知道他们那套把戏。不给他们一顿打，他们是不会交出赃物的。你听我说，这条沙丽是在上午十点左右不见的。伽摩纳说他就是在这个时间看见这个家伙鬼鬼祟祟地溜出屋子。我问你，为什么过去十年里，尽管我们家的门常常敞着，但从来没有丢过东西？为什么他来到这里，我们家就丢东西了？没错，我看透了这些杂种。”

每打一次，这个乞丐就哀号他是槟榔种姓。似乎一个属于槟榔种姓的人可以是这是那，但不是一个贼。他坚决不承认偷过沙丽，围观的人们开始感到厌倦了。罗摩波利揍了他最后一巴掌，说：“这是个最顽固的恶棍！”他啐了一口唾沫，就

消失在人群中了。有人建议把这个乞丐送交警察。我正要离开，正好看见希夫纳特的小儿子乔根德尔跑出来，把他父亲拉到一边，悄悄地耳语了几句。

希夫纳特先生看来有点发窘。他的目光躲躲闪闪地望了望我，嗓子眼里憋出了几句话：“这次就放了他吧。已经够他受的了。以后他就会规规矩矩的了。”

我微笑地看着希夫纳特先生。他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沙丽是在屋里，但这没什么。对待低级种姓就象对待豺狼一样，鞭打对他们有好处。这次算是轻饶了他。真正的贼比这打得厉害，他们还不承认哩！这对他也是个教训。”

我禁不住笑了出来。他闭上左眼，从牙缝里迸出一阵嬉笑。他说：“我们走吧。柠檬不挤不会流汁，对低级种姓的人也是这样。”

我一直纳闷：在挨了这一顿毒打之后，这个乞丐怎么还敢呆在我们镇上。我常常思索这事，但这个谜始终解不开。或许，他认为他已经给人留下了诚实的印象，往后比较容易赢得人们的信任和同情了；或许，他认为移到另一个新地方，可能得经受同样一场风暴。

不管怎么说，这个乞丐已在本镇扎下了根。我对他的好奇心也与日俱增了。我常常看到他在废墟中嘎吱嘎吱地咀嚼食物或抱头大睡，或在本镇四处游荡。我们先前扔给狗或牛吃的残羹剩饭，现在都归了他。一些人甚至称他是一位大仙。但持这种看法的人很快就减少到绝无仅有。他象一头猪一样，东奔西突，四处觅食。而苦行者和大仙们即使有一口好牙，也对食物漠然置之。

渐渐地，这个乞丐抛弃了废墟。他利用人们的慷慨大度，栖息在某人的院子里或门廊下。人们也叫他干点零碎活儿。希夫纳特先生是以乐善好施著称的，但唯有他家的门槛，这个乞丐从未踏过。

一天，仿佛福星高照，当这个乞丐路过的时候，希夫纳特先生向他打了个招呼。他以严峻的目光看了看这个乞丐，然后勉强露出一丝笑容，说：“是啊，你犯的过错是十分严重的。但是，我不忍心看你象一头猪那样四处游荡。我准备管你饭，给你住。”

为了兑现这个仁慈的诺言，希夫纳特先生叫他到里面拿把扫帚，吩咐他把外屋的一个小杂间打扫一下。

很难说是出于这个乞丐的惧怕还是出于希夫纳特先生的仁慈，这个乞丐算是有了个定居之处。他还被起了个新名字——罗朱阿，后来这个名字就在本镇叫开了。

但是，罗朱阿命中注定不能在希夫纳特先生家久居。人们不乐意罗朱阿只为希夫纳特先生一家服务，而且是如此的廉价。既然上帝为本镇送来一个仆人，那么谁都有权利差使他干活。当罗朱阿外出为希夫纳特先生办事时，他们就截住他，强迫他们为他们办事；如果他拒绝，他们就会发脾气。他们对他说：“你是希夫纳特的奴隶吗？他能把你怎么样？来，住到我家去。他给了你什么？还不是些剩菜馊饭！”

罗朱阿还不能克服对希夫纳特先生的恐惧心理，只能悄悄地帮别人办事。一天，朱木纳勒尔的儿子琼吉要罗朱阿帮他买几安那劈柴。罗朱阿答应马上就来，但他一时半时实在抽不出身。当他转回到朱木纳勒尔家，琼吉首先就给了他两巴

掌。“你这头猪，识相点！现在，我要你替我干一整天。我也跟别人一样是这个镇上的居民，难道我不是吗？！”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但没有人能垄断使用罗朱阿。这个镇上也没有一个居民愿意给他一个长期的固定工作。他的身体也不是壮得能够整天供人差遣。他不能从井里一口气提二十桶水，也不能从市场背回沉重的货物。因此，他只能帮人家干点零碎活，吃一点辛辛苦苦挣来的东西。现在，他已经不属于哪一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镇子了。

他也开始来我家。我的妻子也没有笨到不知道派他用场。有一、两次我看到他在我们家中，但我并没有跟他直接打过交道。

有一个假日，我正坐在外边埋头看书。这时，我听到有人象一头猪一样呼哧呼哧地嚼东西。我看了看四周围，发现罗朱阿正在忙着吃东西。嚼过一阵，他还微微一笑，仿佛在骄傲地完成一项伟大的任务。

等他吃完后，我问他：“罗朱阿，你是从哪儿来的？”

他慌忙站了起来，卷曲着他的嘴说：“先生，我是从罗摩城来的。”他露出难看的牙齿，微笑着。

“你为什么背井离乡？”我又问他。

他看了我一会儿，似乎不知如何回答。“在那以前，我在罗尔萨。”他微笑着对我说。好象从罗摩城直接来到这里是有罪的。但是，“是否”和“为什么”这些疑问词似乎对他都毫无意义。对于他来说，他在这里而不在罗摩城，这就已经够了，已经明白到无须解释了。

我热切地望着他问：“你在罗摩城有什么亲戚吗？”

“没有，先生。我原先还有父亲和两个妹妹，后来他们都染上鼠疫死了。”他仍然微笑着，露出他的难看的牙齿。

我不再进一步问他了。我已失去提问的强烈愿望。他也匆匆忙忙地走了。他的头颅象悬挂在甜食铺里的黑乎乎的瓦斯灯一样摇晃着。他的手臂和腿干瘦如柴。他的肚皮鼓胀如罐。他的整个身子看上去象是积了厚厚一层污垢。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

“革命万岁！圣雄甘地胜利！”两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坐在我的房间里，听到了罗朱阿的口号声，接着是他的笑声。他在我家院子里。“哦，恩主，给我一撮盐。罗摩波利·密斯尔给了我一点薄饼。我要煮一点豆米稀饭。”

我的妻子正在厨房里忙碌。罗朱阿身上臭气熏天。她给了他一撮盐，并问道：“罗朱阿，你老实说，你最后一次是在什么时候洗的澡？”

他答了一句：“每逢节日，回回洗澡”，就笑着跑走了。

我听到所有这些话。罗朱阿也许不知道我在里面。显然，罗朱阿已在本镇牢牢地扎下了根。他现在不用担心吃的。相反，人们宽容他，甚至跟他开玩笑。体会到人们态度的变化，他变得有点冒冒失失起来。他高呼政治口号以表明自己的存在。他常常扮作滑稽角色，这使他对自已产生了信心。

几天之后，我看到一种新现象，证实了我对他的猜测。

我正从办公室下班回家来，在公用水龙头附近听到了罗朱阿的声音。帕底亚的妻子正在洗碗。罗朱阿卷曲着嘴说：“嫂子，你好！”说完，嬉嬉地笑着。

帕底亚的妻子发了火，说：“你怎么敢这样？滚开，你这个

流氓！要不我就用这个罐子砸你的脑袋，这样你这一副轻骨头就能进……”她最后骂了他一句污秽难听的话。

罗朱阿乐不可支。就象一头驴见了青草，活蹦乱跳，嗷嗷大叫，他摇晃着脑袋，哈哈大笑。

这慢慢变成了他的习惯。对本镇上的所有低级种姓的妇女他都要挑逗一番，遭到意料之中的臭骂一顿之后，他感到浑身快活，象一头驴一样叫唤着。

跟我一样，镇上其他人也注意到罗朱阿性格中发生的这种变化，这或许是他们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一个“坏蛋”称号的原因。学大人们的样，镇上的小孩们也叫他“坏蛋”罗朱阿，仿佛没有“坏蛋”这个称号就显不出罗朱阿的特性。罗朱阿也对这个称号感到满意。

他们常常戏弄他：“哎，坏蛋罗朱阿，你愿意结婚吗？”罗朱阿尴尬地笑着，仿佛吞下了一块苦东西，转身就走开了。他走在街上，或走进别人家里，或在井边，常常高呼政治口号，或背诵几句走了样的迦比尔^①格言，或哼几句流行诗歌。当他低垂着头走开时，他自己对自己发笑，意识到他的滑稽动作博得了人们的欢笑。

黄昏从办公室下班回到家，我常常吃点点心，就出去散步。我喜欢沿着铁路线散步，虽然穿过萨尔优河，沿着恒河岸边溜跶是十分惬意的事，但麻烦的是：雨季，河水泛出堤外，变成一片汪洋；冬季，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泥沼。有时，我不想走得太远，于是只走到车站兜一个圈。有一天黄昏，我走到车

^① 迦比尔是印度十五世纪著名的诗人。

站月台后，折向铁路警察岗亭，这时我看到罗朱阿在我前头走着。他跟我走同一方向，我想他是往田野去的，但我奇怪他突然在警察岗亭前停住了。两个警察坐在一条板凳上闲聊，嬉皮笑脸说着下流话。附近的地上，我看到一个蓬头垢面的光身子女人。她是个疯女人，前几天在街上四处游荡，淘气鬼们追着她，她一边逃跑，一边骂。

罗朱阿站在近处的角落里。他偷偷地瞧了瞧警察，悄悄地向挪动着身子，微笑的眼睛紧盯着这个女人。

“亲爱的，你愿意吃点饭吗？”他边说，边走近，脸上露着微笑。突然警察发出如雷的吼声：“混蛋，你是谁？给我滚，要不我叫你粉身碎骨！”

罗朱阿后退了一步，笑着说：“老爷，我是罗朱阿。”

另一个警察说：“这小子怎么会象秃鹫一样突然飞来了。滚开，你这头猪。”

这时我已经走远了，不知道后来的情况怎样。

不过，这件事没有结束。夜里，我已经进屋睡了。我的妻子闯进来，笑着说：“出来！真有意思，快出来看！”我出屋一看，眼前的景象真叫我惊讶不已，实在难以形容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我只觉得心中涌起一阵既厌恶又怜悯的感情。罗朱阿走在那个疯女人前面。如果她停下了，他就牵她的手指，拉她继续走。他不时地回头瞧瞧她，说些温柔的话。这样，他们走到了我们家前面的那片荒废了的住宅区，登上了扶梯。镇上的无业游民都在这里屋顶上过夜。

隔了一会儿，看见罗朱阿下来了，匆匆忙忙跑向车站。没过几分钟，他就回来了，手里捧着个小包。

我们有两天没见到罗朱阿，我感到有点奇怪。我问我的妻子。

“你不知道吗？”她对我的无知感到有点奇怪。她说：“有人揍了他，他现在躺在巴伦家里。”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妻子笑了笑说：“为了那个疯女人。那天的第二天，他把她留在屋顶上，自己上纳尔辛格先生家去干活了。纳尔辛格的妻子告诉我，那天他看上去好象有什么心事。他不说不笑，干起活来心不在焉。他时不时地找个借口跑回屋顶，看看是不是一切正常。纳尔辛格的妻子给他一些吃的东西，他不吃，而是用纸小心地包好。直到夜里十一点，他才回到屋顶，但发现有个人睡在这个女人身边。他提出抗议，而那个流氓给了他一顿好打，还把那女人带走了。”

时光流逝，夏天来临，炙人的热风又开始刮了起来。罗朱阿继续在本镇上工作。但是，他好象换了一个人。他不再调笑妇女，不再发出象驴一样的怪叫声。

我告诉我的妻子说：“罗朱阿现在留胡子了。”

一提起罗朱阿的名字，我的妻子总是忍不住要笑。她说：“他已经变成一个虔信者啦。他想惩罚巴伦的妻子。正是这个缘故，他才留了胡子，还向娑妮遮利女神供奉祭品。”

我听不懂她讲的是什麼，于是她详详细细解释给我听：前几个月，罗朱阿一直呆在巴伦的妻子那儿，想着法儿想跟她攀个姑侄亲。他把自己挣来的钱都交给她保管。一点一滴，这笔款已积满十卢比。一天，他向她要钱，她居然清口白牙否认替他存过什麼钱。这对罗朱阿是个沉重打击，他从此就留胡

子了。他立了誓愿，巴伦的妻子不生麻风病，他就不刮胡子。为此，他还祈求娑妮遮利女神帮助。镇上的老人们说，娑妮遮利女神原先是个凶悍的妇人，膀大腰圆，脾气暴烈，由于她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后来被抬高到女神的地位。

我的妻子还补充说，这些天来，罗朱阿一直在发低烧。这或许与巴伦的妻子有关，人家都说她已经咒了罗朱阿。但罗朱阿完全信得过自己供奉的女神的力量，相信不出一个月，巴伦的妻子的身体就会开始溃烂，最后不得好死。

我不知道他的烧是否退了，我也不想打听此事。但是，我发现了一点：他对娑妮遮利女神的信仰使他产生了一种宗教倾向。随着他的胡子留长，他作为一个“先知”的名声也扬开了。在低级种姓的人们中间，他已被称为“虔诚者罗朱阿”。他对事物的解释常常带点独创性。他在般底德的铺子前面举行集会，向听众讲述罗摩和悉达^①的故事，解释鬼魂和魔法，并阐明在驱邪逐鬼中礼仪崇拜的重要性。

但是，尽管进行宗教演讲，崇拜娑妮遮利女神，留着满堂堂的胡子，罗朱阿的宿愿并未能获得实现。相反倒成了一种讽刺：他自己病倒了。

我下班刚回到家，我的妻子告诉我，罗朱阿得了霍乱。

“他现在活着，还是死了？”我焦急地问道。我的妻子看上去也有些激动，她说：“他正躺在废墟堆里，上吐下泻，人都萎了。他们说他的时辰快到了。”

“他吃药了没有？”

^① 印度古代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男女主人公。他们和罗摩的弟弟罗奇曼一起，在神猴河努曼的帮助下，历尽艰辛，战胜了楞伽岛的魔王罗婆那。